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震澤集卷三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王爾熙

震澤集卷三十二

明 王鏊 撰

頌贊

御賜禁方頌弘治間賜

今上皇帝讀永樂大典命錄其禁方賜御藥房諸臣工臣寵得其二焉臣鏊閒獲見之因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維天惠民維辟奉天極天所覆孰非我身昔在文皇永清海內爰定大典以熙帝載廣蓄兼收如山如海於皇

我皇萬幾既勤重瞳攸矚乃惻于仁粤若神農逮于軒岐先皇之志我維行之帝曰來寵錫爾禁方寵拜稽首邦家之光皇仁如天豈需一勺尚効涓涓以裨海嶽皇仁宏敷鄙及海宇唯皇萬年永作民主

恩覃三世頌

唯戴氏自晉始來家建業其後遷於剡望於歙發於浮梁今大司寇公昆弟四人相繼敭歷中外今兹遂大發於公位躋八座恩覃三葉於乎其盛矣予忝公門下士

敢再拜為之頌

猗宋戴公儲祥單厚自晉來家金陵彌劭于剡于歙于

江之右作之述之其艱其劭延延百載發於尚書噫嘻

尚書勲績多有董學東南多士丕起臬藩閩越枯蘇瘁

理來旬于郎大憝攸馘佐秋官卿明刑教弼帝曰予治

唯乃之休乃祖乃父厥訓克昭帝有恩言進少司寇冠

裳朱翟並有封號於赫皇帝三葉是承作廟浮梁禮秩

具登非先曷隆非後曷繼太史作頌敬于世世

孝廟御書贊

於穆孝皇深明廣厚一十八年物蒙在宥德唯日新藝乃天授奮毫落紙思入混茫氣吞顏柳勢壓鍾王淵停嶽峙玉質金相噫嘻近臣奎章侍立登牀或緣抱弓莫及石室金縢藏之十襲

御書祕方贊

今上皇帝萬幾之暇留心翰墨間閱永樂大典得金匱祕方外人所未睹者乃親御宸翰識以御寶賜太醫院

使臣王蓋欲推之以福海内也昔唐文皇飛白賜羣臣宋太宗書賜蘇易簡當時以為盛事然豈若臣王之被是賜也奎章煕耀又以寓濟物之仁焉臣稽顙觀稽首而作贊曰

聖仁御極萬幾日殷乙夜孜孜古今縱觀大典洋洋有方中秘有觸聖心欣然如契曰唯四海豈無一人夭閼札瘥舉切予身乃紬秘方乃御宸翰玉版霞舒天機雲爛噫嘻爾玉職内藥房尚推予仁嘉惠萬方玉拜稽首

受言藏之唯皇之仁儼其將之昔有神農始嘗醫藥亦有羲皇肇開卦畫藥以起死畫以昭矇二者合一孰知其功唐宋兩宗賜侈飛白豈如我皇懷民之瘼歸焉新樓御書在焉何以知之虹光燭天

王著作寄顏贊

程學之傳孰得其親載之而南龜山是因著作及門視楊則後德器之成乃祭其舊著作闔産而家於吴淵源一脉鄉邦所模遺像儼然挹彼先哲座上之風門前之

雪

丹陛糾儀圖贊為御史劉廷瓚作

宮城巖巖九重啟暲曨曙色天顏咫東文西武袍笏次對立者誰唯御史曰予耳目予聽視有愆爾繩爾指屈軼嶢嶢豸寀崴權奸惴慄耎媚恥外雖嚴稜中豈弟古稱良臣無乃是

少傅馬公像贊

望之巖巖乎如山之峻即之藹藹乎如春之溫襟宇瀞

深茫茫乎千頃之浸政體諳熟耿耿乎百鍊之金卓卓乎挫而不回者匡時之策蹇蹇乎老而彌篤者憂世之心衮衣玉帶弼亮四朝位應三台禮絕百僚於乎若公者志必將使皐夔稷禹事功復見於今奚止若唐之姚宋漢之蕭曹者耶

楊侍郎維立像贊

退兮其似怯乎臨事則甚勇也鈍兮其似拙乎思致則甚工也茶兮其似癯乎所養則甚充也淵兮其若虛乎

所出乃不窮也昔喪鏡川有懷其人今見碧川如睹其真翰林天曹儷美偕榮文章之贍議論之精古所謂難為弟難為兄者歟

東坡笠屐圖贊

長公天僊謫墮人界人界不容公氣逾邁斥之杭州吾因以遊投之赤壁吾因以適瓊厓儋耳鯨波汗漫乘桴之遊平生奇觀金蓮玉帶曰維東坡戴笠著屐亦維東坡出入諸黎負瓢行歌十惇百卞其如予何其如予何

吳文定公畫像贊

噫嘻文定其可復作淵然之度粹然之學舉世競趨避之如疾舉世棄遺服之無斁非意相干不見其愠喜終身與處莫測其淺深但見文章之昭回於天下爍然五星之正色澹然清廟之遺音所以賁飾涣汗啟沃密勿雖憸人小夫皆知重其為人而賢人君子亦自以為不可及衆方仰之為當代之斗山上且用之為久旱之霖雨而公不待儵然遐舉嗟斯民之不禄悵吾徒之無侶

載瞻遺像有淚如潸

東峯吳鳴翰像贊

於乎東峯天之生才將必有為有才如君卒以不試君之為詩高視寰中天與之豪神助之工瘦逾賈島險擬盧仝狂書細札或整或斜細入蚊睫勇拔鯨牙流落人間吁其怪耶誰云屢試不聞一遭一目之網寘鴻飛高衡鑑之責吾徒所叨於乎東峯今其亡矣吾疑猶在欝硉之氣埋而不壞廬山竹林自許生前於乎東峯然乎

不然忽覧遺像淚若迸泉

先少傅昆弟行樂像賛

先少傅昆弟三人伯諱璋仲諱璪先少傅為季伯頎而長仲豐而碩季潤而秀徳各稱其貌焉鼇童時見海虞朱孟誠寫傳兹像時天順己卯至今正徳庚午葢五十餘年鼇亦且老矣覲兹像如諸父之復生未嘗不肅然恭躍然喜欷然繼以泣也因為之賛曰

前人邈矣厥像在兹或言或笑或行或隨念昔為兒膝

前環繞盂誠筆之曰維其肖日月徂遷年更五十風木之哀思養何及忽睹玆像儼然猶生生而不作有淚縱橫我懷前人亦懷其德其德伊何忠厚一脉嗟嗟後人尚繼無射

自贊

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劬書結髮礪行白首於道茫然無聞者乎爵廁公孫官居臺閣志懷抒忠幾昧納約卒無以致君澤民者乎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璫狂猘

不能媕阿一有違言超然去之不辱其身者乎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後不知規畫歸卧空山家徒立壁晏然居之以忘其貧者乎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曽無裨補於世所幸自潔其躬跡其所至益知慕首陽之拙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傅而不能為應變之姚崇者乎

王惟顒像贊

瑩若氷壺矯如玉樹跡寓軒岐志敦儒素淵源有自尚

沿伊洛之餘文獻足徵不賈宋唐之故身棲委巷名在薦紳望之者謂其簡伉而難近即之者悅其和粹之可親若夫功奏十全信無媿醫中之王道命辭屢辟殆將為吳下之逸民也乎

巡檢李禎像賛

正德五年吳下大水饑莩載途有司奉命檢災賑饑而往往旁緣以為利乎伏林下竊傷之竊恨之角頭巡司李禎領檄散財于鰥寡甚均而公且有憂民之言予甚

多之乃因其像賛之曰

勿謂位卑其才乃充勿謂惠小其心乃公屏盜之迹時乃之職拯民之恫時乃之功葢一命之士存心于愛物則九重之仁不隔于困窮噫彼貪濁位都顯融受若直怠若事瘠其民肥其躬雖曰侈然瀴其上得不赧爾媿于其中耶

伯允安隱像賛

先少傅子四人安隱其長也髯而長身沉静簡默其弟

鼇位至內閣而凡安處一丘以終身焉無外望也可謂安分者乎故號曰安隱鼇爲之賛曰
彼夸者子得勢而驕輿馬宮室華侈相高凡獨澹然安厥故守倭倭佗佗不動不有包山之麓太湖之濆敝廬脫粟樂之終身我思古人誰與儔者有漢新息馬少游也

林知府利瞻像賛

玉爲之潤冰爲之潔春爲之温政也罔缺剖皇之符來

牧于吳厥膏不屯厥守不洿不振不諱吳民其孚忽遷于滇分省之左吳民懷之欲留其可獨傳畫像慰此去思朝夕在堂以瞻以儀以瞻以儀貌在南荒誰其繼之俾也可忘

施鳴陽畫像贊

退然而怯者外之癯益然而足者内之腴氣質孕洞庭之秀文學承殿撰之餘幅巾深衣緩帶履約志謝塵坌樂存舞雩古所謂隱不違親貞不絶俗者其斯人之徒

歟

謝安石像賛

有晉太傅或傳其真去之千載如睹其人噫斯像也其當東山寄傲之時乎新城出鎮之時乎將盜温問鼎秦兵壓境之時乎是何襟宇之沖夷風神之超邁隘視區寰儵然物外世方多故敍擾紛紜誰能起公坐清烽塵

謝靈運像賛

襟懷曠逸才氣桀驁鞭策曹劉凌轢顏鮑坦腹垂胡露

頂脫帽欲知其詩盍視其貌

謝疊山先生像贊

噫古帝王自立中國宋廢元興奄有九域臣民效順各供其職時維信國洎我疊山奮不顧身障彼狂瀾公身可殺公義莫殺至今耿耿光耀日月視彼奸佞靦顏穹廬與公所得孰少孰多袍笏履絇神物呵守公應不亡公其有後

疊山夫人李氏像贊

公信大義昭揭天地有婉淑姬節與之齊茹辛履險左挈右提噫公實宋忠臣夫人也無媿於為忠臣妻者乎

汪玉川像贊

貌雖癯而氣則偉眼雖暗而鑒則精決事之休咎斷人之死生如由基之射天無虛發如秦皇之鏡照無遯形誠生明耶明生誠耶請以問蜀之嚴君平

孫真人像贊

噫嘻先生跨隋歷唐超然玄覽如商老彭咆哮虎猛伏

如牛羊問胡以然惟誠是蹈乃知至人神明内葆金石無㑹鳥獸咸擾海山蒼蒼先生在焉何當從之以終吾年

王光菴像贊

其博洽似陸魯望其孤亢似元魯山其逃名似韓伯休其適世似申屠蟠敬瞻遺像翛然丰神曳杖逍遥不襪不巾是為光菴先生其人

尹侍御倫像贊崑山尹嗣忠父

漢有范滂風裁獨持扼於奸璫誓死不回皇有尹君獨持風紀扼於奸璫憤激至死死雖不同同歸於義及今凜凜猶有生氣遺像堂堂如山如河誰謂君夭其壽孔多曹蜍李志其生謂何

錢孟溥像贊

我懷伊人嶔崟岝㟧誰云林居直氣噴溥觀其挫權璫之猘折妖閹之角使其立乎人之朝儋乎人之爵必能舉其職業蹇蹇諤諤尚肯脂韋依阿首鼠前却我懷伊

人忽焉緬邈遺像在堂過者必作

王真愚教諭像贊

京國盛游從建安七子之列鄉邦晩佚入睢陽五老之圖貌若吶而心則辨韻若散而才不踈人皆愛其藴藉己獨抱乎冲虛之人也其果真愚也耶其非真愚也耶

箴銘

主一齋箴為徐都憲公肅作

神明之舍空不容物湛然之中孰為之一心兮本虛撓

之則亂維二則叅維三則散百千擾擾與物俎遷主則為客何日來旋允穀徐公主一無怠無曰不顯惺惺斯在吾一既定彼萬莫干昭哉瑩徹神明內完維貴維貧維是維非維利與害吾維不知有至斯應應已斯寂往者如亡來者如失湛然中虛永保吾一

遜敏齋箴

聖祖道遠正學日湮學其誰則我思古人人亦有言才焉用學譬如殖焉不殖將落人亦有言不尚有年以歲

以月其老忽焉嗟嗟夫君學古為準說告高宗惟遜與敏其遜惟何莫如虛中人曰可矣我唯空空其敏惟何曰維不及人曰可矣我惟汲汲遜不自滿敏則有功敘敘二者終身勿忘

二箴

頃予讀近思録得二言焉治懼為難治怒為難明理可以治懼克己可以治怒作二箴

治怒箴

有若撞搪或干吾意盛氣赫炎如火斯熾熾不傷物乃先自燔既慭於事亦災於身方其怒時爾盍自思彼其是耶我怒奚為彼且非耶怒之則已怒而不怒弗留於已譬彼熾火沃以清泉沃之沃之火乃不然明鏡在懸其中湛若是謂不遷顏氏之學

治懼箴

有赫在上或臨在旁中乃憒亂有沸如湯沸莫自知倉皇眩瞀心既靡定身且奚措方其懼時爾盍自定在吾

唯理在天唯命理之正矣守且勿他命之定矣雖死而何譬彼寒泉點于沸湯點之點之沸乃不揚刀鋸在前不震不竦是謂不動孟軻之勇

慎疾齋箴

己丑之秋予得疾殆甚辛丑歳則病癸丑則病而皆起於微因作慎疾箴以警於後或曰歳行在丑則病或者非人乎雖然吾知慎吾事而已

爾生多病維爾之羸羸也則那維其慎而其慎斯何曰

維未病病而慎之瘉惟其幸凡病諸苦爾則備嘗氷寒火熱歐吐瞋脹凡人在病亦克自創及其瘉矣忽焉若忘病不在小亦不在大無曰不害其禍斯在無曰何益其病斯釋昔者弗慎今悔莫追悔而不慎後悔何為

壯節祠銘

猗城之陌石麟頜頜清廟斯勑廟食誰歟劒履兜鍪譚公崇侯昔在文皇奮於北方多士高驤譚公克壯萬夫之望執戈來將九門既克懷來雄莫潘楊就縛大戰白

溝濟南滄州東昌是道夾河之難甲冑躬擐被創獨殿
義重輕身殲我良臣有嘉者駟還骸於岡公身則亡其
神堂堂雲旗風馬于天上下翊我皇旅大業遂成惻愴
聖情帶礪是盟虔虔孝孫襲祉揆原哀扣帝閽惟皇有
詔責于新廟尊嚴有耀萬祀千秋椒糈時羞邦人之休

大雅堂銘　布政胡韶之祖

振卿之死偉矣其妻趙氏閻闕兵戈卒能全其節以保
其孤殆亦未易也或曰蒙古恃其強據有中夏中夏之

人亦何必為之死乎曰守其土服其官食其禄安得不死其事詩云舍命不渝振卿以之之死矢靡他趙氏有焉堂堂忠義乃萃一門題曰大雅宜矣銘曰

有元政頹内訌外軋盜起蘄黄鯨奔豨突來寇洪都連城風靡烈烈振卿挺戈崛起塊焉孤城復還于理事有不虞歲躔丙申大游之原殲我良臣身之殲矣其義則伸有妻嫠嫠纍纍稚子涉履棘荆豈無一死死亦何裨立孤難耳青鐙辟纑孰緯之恤藐矣胡宗繩繩秩秩惟

臣之忠惟婦之義一死一生孰難孰易大節琅琅二人同蹈我銘于堂惟後之詔

古硯銘

或耕洞庭之野得巨硯焉正黑而光如大圓鏡友人蔣伯宣以貽予予寶用之銘其陰

古月完完淪於九地犂鉏出之有食之既王夫子見乃驚石膚鐵色玉質金聲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吾與汝相攜而同歸儒林詞苑逝終老而無違

敦敘堂銘

少保太子太保兼戸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京口靳公作先廟于第之東春秋饗祠如禮已又作敦敘堂于祠之前以為利成享餕合族之地而屬予銘於戲民之散久矣士於族屬一從二從尚知近而親焉三從則遠矣五從則漠焉如途人況又其遠乎非獨莫之親亦莫之知也故士有端委廟堂而其族混於馬醫夏畦之間葢非獨士之辠也世世愈久則生愈蕃生愈蕃則族愈散散

則遠遠則疎疎則憂不弔喜不慶亦其勢然也先王知勢之必至於是也於是乎有道焉聯之使不散則宗法是矣古者自天子達於官師莫不有廟而宗法於是立焉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所以統其同五世則遷者所以別其異故世雖彌遠而系出昭穆秩焉其不亂也士之有志者非不欲復古而其勢未能葢後世士無世禄廟且不能立而宗法惡乎行此俗之所以益壞而莫之拯也公於流俗頹弛之餘獨

能奮然自信惇行古禮上及祖禰下及子孫旁及昆弟而毋族亦覃及焉所謂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者公其有焉雖未能盡如古宗法而於宗法亦何大相遠乎蘄之先自漢信武侯歙始大唐有孝謨宋有裁之守申其世次莫可考而來居丹徒則自諱某始至温州府君有遺愛於民累德儲祥是生少保毗輔天子顯有令聞而燮理之暇又能以禮率其宗人可銘也已銘曰

維昔天子因生賜姓命之以氏厥宗攸定唯生有宗唯

死有廟享祀烝嘗各致其孝世雖云遠宗乃不移秩秩繩繩百世可知其後世衰宗法隨圮遷徙東西仕多崛起數祖而忘族焉能理於乎邈矣孰克治之有美靳宗德將在斯噫靳之顯始漢肅侯來居江左發自溫州及于少保德義之優相今天子治進數增作廟於家合族再登駿奔執籩灌瓚是承燕毛旅酧享獻蒸蒸凡此靳宗有踈有戚緬懷本源其出維一異體同心唯孝唯義唯德之歸引之勿替

瑞芝園銘

水部正郎上虞朱君朝章作園于五癸峯下正德丙子冬鄉人來告曰園有異植若草非草若石非石有赭如丹有黑如漆吾不知爲何物園丁不識鋤而去之明年春復有一本生於故處其丹其黑宛然如故人始異之君時受水部之命以歸視之曰芝也胡爲來哉吾不知古意者其祥乎遂援筆而識之好事者詠歌焉余爲之銘銘曰

維卉維木殖之弗長煜煜紫芝不種而生維木維卉藩之或悴煜煜紫芝無根而遂有葢如丹有莖如漆不殖不勤豈伊人力觿出非時獲之而斃芝出維時斬之而肆人不易物谿維休祥巍巍其標煜煜其光君家其昌

端硯銘

溫潤而澤直方以大坦其中以有容峰其外以不敗以貽爾昭守之勿怠日磨日礪日漸日漬而時祓之而時出之

井井亭銘為吳南夫太常作

有冽者井天平之暎一脈遐通白雲之泉不涸不盈奫淪甘寒始誰鑿之以資汲者藝者耘者東西行者其汲纍纍其來溶溶不費不窮封君之功

鈐山堂銘

我族諸家世蕃以昌爰始爰詢學宮之傍有鈐者山奔騰來赴靚麗端嚴屹若相顧唯堂何有有圖有書亦有豆籩親賓之於有斐嚴子陟降惟斯坐對鈐山乃自得

師其師伊何默以成德不震不騫惟是之則

歙硯銘

質橢以圜色紺而黝䐗其腹像巨公之容嫵其眉若佳人之秀歙溪千年孕此瓊玖胡不從予於玉堂黄閣之間而獨相隨於荒巖窮谷之固之人也其殆所謂金相玉質磨不磷涅不緇而為吾歲寒三益之友者歟

震澤集卷三十二

震澤集卷三十三

明 王鏊 撰

雜著

㒀母傳

㒀母者蜀之魚鳧人也不知其世次所自出相傳黃帝時有神自天降女身馬首人以其狀㒀㒀然也號曰㒀母母為人柔婉有婦道以其醜也嫁久不售母雖婦人而有經綸之志嘗曰使吾得志可大庇天下寒士俱懽

顏也自比管葛時人莫之許會黃帝時西陵氏位長秋後宮之屬未備母以布衣進於帝曰妾願以其不才之身充下陳執筐筥帝曰汝何有對曰妾無有也使一旦得備箕帚顧願捐吾軀刳吾腸以報方今黑帝起北方為嚴刑以肅殺天下陛下用妾經營之可不戰而退三年之後變隆冬為陽和如妾之愚且欲為陛下定禮樂上衣下裳山龍華蟲宗彝藻米以黼黻皇猷使天下覩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悅遂以屬后曰是所謂王臣蹇蹇

非躬之故者也毋有巧思而拙於自防后寵日甚而後宮皆妬之曰是所謂蛾眉不肯讓人者耶毋日侍后三俯三起帝憫其勞也封為長桑君毋嘗請於后曰妾侍巾櫛食恩多矣後當吐而還之居無何其種滋殖后視之如己出親為之浴上賜洗兒錢既而卜三宮世婦之吉者飼之密室既成厥家世婦以見於后肌肉玉雪衣裳縞然后諫然改視為副褘禮之既而有譖之者曰毋小人也避涼附炎且其性殘虐掠物多矣后怒請帝加

炮烙之刑帝曰吾聞惡不善如探湯請以試之母怡然受之不變徐曰吾固願刳吾腸以報雖就鼎鑊其甘如飴后愈怒於是聚其族抽其筋以殞腸天下既而悔曰不可使母無嗣乃留其子子遂飛去自相夫婦其類益蕃至周文王時求其子得之蜀封以五畝之宅使食邑焉至以其功配后稷曰此二人者不可一日無者也其後歷代帝王莫不崇尚而后與夫人嘗禮之以為天下先及尹鐸為晉陽欲遵以為治簡子不可乃止其後秦

用之卒滅六國

太史公曰自古人臣立功者多矣未有婦人立功作為文章制度以衣被天下如母者也可謂偉矣然母始以功見寵後卒蒙戮古稱多才為累功高不賞諒哉

短解

有國於海之西者曰龍伯東曰諍人二國相去蓋日所出沒也諍人者間竝海而西數月倏然遇龍伯焉足如植木體如峙山企足望之不見其顛攘臂仍之不及其

脛於是龍伯睅然顧曰汝何為者諍人進曰我東海之大人也龍伯曰吾首抵乎不周足跨乎西海摩予放踵曾不滿搤措之眉睫不為有無吞之胸臆曾不蔕芥而何以為大諍人𩕄然笑曰請與子度長絜大可乎龍伯曰吾指揮則千里辟易叱咤則四海震盪立乎廟廊國威為強坐乎邊陲敵膽為驚諍人曰爾大止是乎汝獨未睹於大乎今夫天仰而望之穹穹窿窿不知其終旁而視之泯泯汶汶不見其盡盡天之覆不知凡幾海以

有此海盡海之大不知凡幾國以有爾國盡爾國之衆不知凡幾人以有爾身較爾身之處乎兩間譬如蠛蠓翔於四野夸我以長幾其餘者今夫大化鴻濛旁流幬載汤穆而凝蜣蟺而代倐然而生孰歟孰泰泰山毫芒九州一芥鯤運於海蟻休於垤龍徂乎方蝸潛於㲉各適其適孰餘不足且吾不得已而寓於形形不得已而寓於世假耳以聞假目以視假足以行假心以思盈尺而足何羨于餘且汝未覩大之害也半畝之廬吾居而

餘而子無以容其軀一尺之練吾衣而羨而子無以葢其骭升斗之粟吾飽而食而子無以滿其腹且若以爾形足以鎮國而威敵乎聚一丘之土樹數丈之木被之以文繡繪之以眉目趨走其旁且震以肅而誰歟身橫九畝戮於會稽腰大十圍昆陽死綏眉見於軾叔孫是獲且爾未知也若有長吾亦有長龍伯曰汝獨何長哉曰吾之長異於子吾之長攝之毫釐不見其圭放之宇宙不見其大可進可退可弛可張以理天文星宿為光

以平地理海波不揚為齊相國為韓司徒為晉主簿為魏中書且爾未知也君處西海吾處東海各形其形各美其美使若而入我國乎必驚以為魑魅魍魎羣吠不祥而予以自張無長惡短無短惡長予居予國孰知其長我處我國孰知其短自我視予則予為長自長視予則予為短自予視我則我為短自我視我則我為長兩全其天孰知其然吾明告子人之寓於形猶水之寓於氷倏融而解何有於氷形之寓於世猶月之寓於水欲

墜而晦何有於水是故壽如聃彭聖如羲黄雄如秦項智如陳張同歸乎黄壤是時也子試較之孰促孰延孰媸孰妍至人乎乘天地之輿駕陰陽之馬息無何之鄉遊無極之野僊僊乎超無有而上征吾竊慕之方將駕鴻濛超六合後天不老視世之萬有如蜂蟻蚊蚋瞥然過目而子乃以夸我乎於是龍伯窅然若遺其身沮然若忘其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且北面而師子

雞鳴夜解

王子夜讀有雞正鳴於庭家人犇告曰必殺之是不祥

王子曰雞其無知乎彼鳴自鳴吾何為驚彼止自止吾何為喜雞其有知乎彼以告我是為忠告不以告我是為容默又可殺乎且彼為不祥者誰乎雞乎抑別有物乎雞也彼區區者是何能為別有物乎則雞可殺而彼物者可得殺乎夫鳴雞職也特非其時耳非其時而鳴不免於死非其時而言得免於罪乎雖然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爾當與靈烏而並名

人心道心論

或曰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之心果有二乎曰心者神明之舍湛然虛而已矣瑩然明而已矣虛明之外無物也安得有二哉然則舜之言云何說者謂原於性命之正為道心生於形氣之私為人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則心果有二矣曰非也心者主於一而應於萬者也譬之懸鏡於此惟物所照照之以姸則姸應以媸則媸應謂鏡有二可乎心本

虛也本明也而為形氣所蔽感之以欲則危而易縱感之以理則微而易泯心一也而有危微之異則所感者異也夫豈有二乎哉曷不反觀之吾心嗔時則無喜喜時則無嗔將謂嗔喜為二可乎哀時則無樂樂時則無哀又謂哀樂為四可乎然則所謂惟精惟一者何也曰此隨其心之發而言耳隨其心之所發而審之理耶則存之人耶則去之是所謂精也存之之久守而勿失是所謂一也是所謂中也是堯舜相傳之本旨也

相論

近世有為宋人之言者曰南人不可為相有諸曰有之然竊以為過矣昔者舜生於東夷禹生於西羌如以其羌且夷也將舜禹亦不可為相耶湯之立賢曰無方周官之命三公曰唯其人三孤曰唯其人不闕曰唯其地也春秋時楚與吳越未能通於上國然是時楚之相有若令尹子文孫叔敖皆能以其國霸其餘若子胥往吳蘇種往越而仕晉者尤多故曰唯楚有材晉實用之於

時吳亦有若季札公孫聖越有若計然亦能以其君顯彼數君者豈嘗借才於上國耶自漢以來其名相有若蕭何曹參沛人唐有若張九齡曲江人陸贄嘉興人宋有若范仲淹范純仁范成大蘇州人歐陽修周必大廬陵人杜衍杭州人若此者為賢耶為不賢耶相得若人焉其亦可矣文章事業亦有可觀者矣以其南也將盡廢之耶當晉宋之季偏安江左亦安得北人而相之然晉有謝安謝玄吳有陸遜陸抗宋有宗澤李綱文天祥之數人者可以

將可以相假而生今之世將用之乎將以其南而不用乎夫物之産於南者多矣錦綺羅紈南金珠璣象犀孔翠楩楠豫章餘若橘包竹箭山之珍海之錯綑載而北人皆悅之賞之至於人才何獨不然為北者留為南者去可乎不可也議者又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故南人不可用也乎又非之南北對立於天下南主生北主殺故人君向明而治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幽隂之地南何以為亂乎邵子之言可信

然則孔子非歟議者又曰宋用丁謂王欽若王安石卒以亡宋是三人者皆南産也予又非之亡宋者果三人乎果三人也臯止三人可也今夫一家之中有賢有不肖又安得以三人而概一方自漢以來竊國之盜無若王莽曹操司馬懿楊堅朱温誤國之姦無若孔光盧杞李林甫韓侂胄之數人者出於南乎北乎北也亦將以其人而廢其地乎大抵天地之闢也有漸氣之盛也無常三代以上南東未盡闢也故周之人才盛於西漢以

來盛於北晉唐以後漸轉而南至宋南渡則中原文獻皆在南矣故國朝之興奮自南服一時元勲皆出濠定之間其後名臣碩輔如三楊蹇夏近世名臣出於南者不可縷數由是觀之南人亦何負於天下乎而必欲廢之耶昔六朝分裂南以北為索虜北以南為島夷今天下一家同為王臣奚不相悦如是哉亦見其不廣也然則宋祖曷為而有是言曰宋祖之言果可為萬世法乎然嘗聞宋祖之言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不聞其曰須用

北人也是時南北相詆則斯言也安知非北人者偽為之而謬傳之耶議者曰如子之言則南人皆可用乎曰非然也惟賢與佞何地無之南賢用南北賢用北亦在人君者審擇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擇之曰在至公

擬皐言

王子曰言路開治之象也言路塞亂之萌也世所知也於戲孰知其開也所以為塞乎昔者孝宗在御恭仁禮下言者過為激切皆見優容其或甚忤不過貶斥旋召

還之養成直言之氣至今上之初言者遂紛紛爭肆詆觸其所是非雖曰公義所在而時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或暗徐權奸風旨而有所舉劾朝廷從之以為公義之所在也黜之以為公議之所貶也亦孰知其出於權臣之私哉且或一人舉之一人劾之一人譽之一人詆之一人之身乍賢乍佞莫知適從上亦以初即大位過為涵受言者不察以為得志大臣進退皆在其口當時識者已憂處士橫議非治世之事矣至逆瑾一出首治言

官禍及縉紳毒流天下當時中人相指謂曰今日言官曷為其不言乎而以為笑則夫今日之塞也非前日之開為之乎曰然則言路不可開乎曰非也古者諫無官以天下之公議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為盛也其後也雖設諫院然必求天下之望天下之所共賢者斯任之如范仲淹司馬光之流其識公而明其言切而不泛今也循序而授之授之初不知其賢也姑以試之焉耳不次而擢之擢之未必以為賢也姑以崇

之焉耳一除目至一二十人何仲淹光之多也曰百世一賢猶以為數又安得仲淹光而用之曰間世之賢固難逢也一時之賢何世無之惟在用人者之公且明耳

按唐六典尚書左右丞執奏御史糾劾之不當者夫以天下之是非付之言官以言官之功過付之銓曹三年之間其言果忠歟直歟則進之崇之私歟佞歟則黜之抑之其庸庸者以常調處之葢言官主糾劾而又有糾之者所以防其私而制其肆也曰銓曹不職則柰何吾

故曰以天下之公議付之天下之人斯其盛也

王子曰孔子沒天下不復有經矣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如齊南史晉董狐至漢班馬猶父子相繼人主所至執筆隨之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故後世讀之若親覩其事如遷因載灌夫之使酒霍光之廢立儼然如在其時他如張湯之陽驚張禹之屢顧豈獨紀事而已并其情偽得之此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

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一時政事行罷不及預聞惟易世之後則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且以宰臣監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才乎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其曲直是非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照其情偽或奪於衆不得書或廹於勢不敢書或局於才識不能書故一時君相謀議勲業皆汩没不傳而奸憸情態亦無有能發其微以為世戒而監

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夫士之不得志於時猶恃有後世之公論也今一時之陞黜既未必公而後世之褒貶又未必實則為善者亦何所恃哉於戲為史如此其亦小人之幸也已其亦君子之不幸也已

王子曰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其可謂正矣密矣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

尚何求哉其可謂良法矣然行之百五十年宜其得人超軼前代卒未聞有如古之豪傑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媿於古雖人才高下係於時然亦科目之制為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羣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醇漓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為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

者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覽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葢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爲益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歷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己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葢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究葢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

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為經既通則策論可無俟乎習矣近年頗重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猝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棄如弁髦始欲從事於學而精力竭矣不復能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俟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耳愚

欲於進士之外别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次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爭奮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且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耳以科目收天下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誒易也

國朝馬政散牧於民不以煩官三年兩駒駒又生駒駒生無窮馬孳無算此法之善者也豈知民心不一視馬肥瘠漠然不關於已食之不以其時乘之不以其法牧之不以其地而馬日以斃矣況望於駒乎及官歲課隨之以刑往往買駒以償於是乎民有鬻產者矣有鬻子者矣鬻之不足流亡轉徙南北之民皆困矣及太僕印駒亦不以煩官則散牧之於近甸一旦有事取之為近恐一家不能獨任使數家朋牧之此亦法之善者也然

今日牧於甲明日牧於乙又明日牧於丙牧無恒主姦弊百出馬死甲曰非我也乙也乙曰非我也丙也馬病則官相而免其罪於是有故病其馬以規免而官刑日滋則近甸之民又困矣民有養馬之苦官無得馬之利於戲其法亦可少變已乎夫馬人畜也牧之得人則蕃非人則耗蕃於專而耗於散者也自昔考牧者皆擇其人而專任之如秦非子唐王毛仲張景順故有雲錦成羣之效不然十羊九牧亦安所責成哉今陜西秦隴地

高寒而善水草馬之所生也國初牧地往往故在如分其地而牧之擇其人而理之委之以專任之以重假之以歲月吾見民無養馬之勞而雲錦成羣之效可坐而致也某嘗廷議及此而議者輒沮之卒以無成詩云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又云思無疆思馬斯臧此固非淺中狹見之可與共議也

職官考

余嘗患古今官制紛紜漫無統紀讀溫公集

其沿革似可考而知也因著其説使後之人有考焉

三代官制見於周官簡易易知也秦漢而下何其紛紛乎蓋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卿稍已失職矣魏武佐漢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秘書為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疎外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

右多與議政事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唐初始合三省中書主出命門下省主封駮尚書省主奉行其後合中書門下為一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封駮日有爭論紛紜不决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改政事為中書門下自是至宋莫之能改唐末諸司使皆内臣領之樞密參預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及五代即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

之臣曰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相宋太祖乃以宰相
主文事樞密使專掌武事謂之二府

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衛十率府之
屬其外又有勳官散官以賞戰士散官以褒勤舊故必
折馘執俘然後賜勳積資累階然後進階以其不可妄
得故當時以為榮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求媚於衆始有
泛階肅宗以後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
足以募戰士遂併職事官通用為賞將帥出征者皆給

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注名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或以大將軍告身止易一醉五代等衰益紊三公端揆施於軍校衣紫執象被於胥吏名器之濫無此為甚宋承五代之弊不能釐正故臺省寺監衛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廩禄之厚薄多無職業其所謂官乃古之爵也所謂差遣乃古之官也所謂職者乃古之官也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勳爵邑徒為煩文人不復貴所以鼓舞羣倫曰官曰差遣曰

職而已又遷徙去來常無虛日

秦不師古太尉主五兵丞相總百官及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漢因之

通志云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主也漢承秦置及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為之遂罷尚書為中書之職成帝罷中書宦者置尚書五人四人分四曹常侍曹主公卿二千石曹主郡國二千石民曹主吏民上書客曹主外國夷狄

復又置三公曹主斷獄其一人為僕射通掌圖書章奏之事其任尤輕至後漢則為優重

光武𢡟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綜理庶務叔世事歸臺閣論道之官備員而已

漢凡諸郎皆掌執戟宿衛以侍衛之故通謂之侍郎東方朔官不過於侍郎位不過執戟是也後漢尚書侍郎三十六人隋初尚書有六曹二十四司凡領三十六侍郎煬帝以尚書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尚書改諸司

侍郎但曰郎則令郎中之職

讀宋史

於乎小人之流毒國家何其酷哉宋自建隆至慶歷人主以恭恕為心而宰輔以寛厚稱上意海内和平國家無事其間或有一二小人國勢奠安自若也然宋制多沿五代亦有當更化而不更化者韓琦范仲淹為相稍欲更之朝議紛然二公遂請行邊不果建立神宗慨然狹小宋家制度將大有為而王安石素有矯世變俗之

志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凡祖宗之制一切掃去中外攻之愈急安石持之益固海內騷然禁極遂基一代之亂然其志亦欲為國建制非私也元祐初名用司馬光因民之不便於凡新法一切掃去然亦順天下之心除天下之害非私也而其黨遂分夫法無新舊唯其便人無疎戚唯其賢天下之事當以天下之心處之而宋人不然主元祐者以熙寧為小人主熙寧者以元祐為邪黨互相攻擊有如水火紹聖間章惇蔡卞得志志存

報復取元祐之政又一切掃去以還熙寧之舊奪司馬光呂公著贈謚凡元祐諸臣或貶或竄徧滿嶺海甚者欲斵棺以僇其屍錮其子孫終身焉蔡京繼之謂當改紀而覆出為惡復追奪司馬光等官元祐元符諸人貶竄死徙畧盡倡豐亨豫大之說務以侈靡蠱惑君心遂致中原皆屬於金二帝蒙塵五國城自昔小人之禍未有若是其烈也高宗間關九死竊保一隅前日之禍可以鑒矣於時諸將競奮強敵氣奪中國之勢日振如岳

飛者專任之中原可復而乃溺於秦檜之奸忘君父之大恥甘心事仇殺戮忠良放黜勲舊跡其所為又一章蔡也為之後者可以鑒矣寧宗因間得立侂胄何功顧德其立已而倚任之汝愚忠賢竄死遠州立偽學之名以次斥逐諸賢而其門客廝養如蘇師旦陳自強之流布列要位晩開邊釁卒之函首求成喪師辱國其所為又一秦檜也為之後者可以鑒矣史彌遠誅侂胄遂據其位權勢赫奕廢君立君比跡伊霍知公論不與專任

愉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其所為又一侂胄也為之後者可以鑒矣而理宗方以賈后之弟奸惡似道為相懷奸罔上稱臣敵國始解鄂圍而妄奏大捷以為再造之功蒙古遣使幽之真州以啓兵端襄樊告急勢若倒懸安坐不救日以去位邀君其君至涕泣以留之稱之曰師臣而不名卒之蒙古深入如蹈無人之境播越海島而宋社屋矣似道罪惡又浮於諸人於乎宋自紹聖而後中間惟孝宗隆熙之政差强人意而史浩

湯思退猶且廁居其間自餘一奸殞一奸升率皆馮高
肆毒濁亂國家為之君者曽不一聽其紛紛醖禍宿亂
以至此極猶為國有君乎抑柳子厚所謂周之喪久矣
徒建空名於其上者乎且哲宗之世非無范純仁韓忠
彦之賢也不用而用章蔡其意以章蔡為忠且賢也南
渡之時非無李綱趙鼎張浚諸賢也不用而用奸檜其
意以檜為忠且賢也其後非無真德秀魏了翁文天祥
諸賢也不用而用侂胄彌遠似道其意以侂胄彌遠似

道爲忠且賢也由今觀之何如哉宋世權奸誤國覆轍相尋以至於亡我朝不立宰相豈非以宋爲鑒乎雖然非相之罪也任相者之罪也語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而顛倒錯亂未有如宋之甚者余故表而出之以爲世戒

教太子

人君之學與不學係天下之治亂太子之學與不學係後日之治亂其重可知也賈誼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

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慎選左右今夫庶民之家有子焉則必擇保姆以保護之擇良師傅以教道之而況神器所屬係宗社之安危民生之休戚者乎昔者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所以保其身體傅之德義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宴者也又選天下端正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衛之所與居處出入者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前

後左右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制如此今國家東宫之官師保而下有庶子諭德洗馬校書等官亦既備矣然官以序進未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晨而授書授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凡祈寒暑雨學皆間歇間歇之日所與宴遊者誰歟所與居處出入者誰歟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爲太子亦且未同於君而今也則已儼然端默有言且不敢進又况爲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

可得也昔者三王之教世子必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此所以學為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與人同如此下至漢唐此意泯矣然明帝受尚書於桓榮及為天子矣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唐劉洎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宫談論治道李

泌與肅宗為布衣交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牣其中延四方名儒以教太子親王分番夜直又選才俊之士以充伴讀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仁宗於潛邸臣嘗伏覩其教令長至燕勞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為表至有以暗遂明之喻則本朝之初亦未嘗如今制也英宗幼冲當時大臣無深識遠慮阿時所好務為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本然也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

宜稍略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宫僚日侍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翦桐之戲隨事諫止游戲翰墨惟其所嗜宫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之甚者斥逐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久長者用此道也

漢宣帝時欲使外家許氏監護太子家疏廣以為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太子官屬已備復

使舜監護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

貞觀中撰太子接三師之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

宋天禧二年庶子張士遜等言臣等日詣資善堂叅見皇太子雖令升階列坐然後跪受望令皇太子坐受叅見詔不許至道元年皇太子每見賓客必先拜迎送常降階及門

乾道七年討論東宮閑講并慶賀辭謝禮儀宮僚講讀

當依倣講筵稍殺其禮詹事以下至講讀官上堂並用
賓禮參見依官職序坐皇太子正席講讀官迭起如儀
延英講罷復位節朔不受宮僚參賀元旦冬至詹事以
下箋賀謝辭初以常見之禮後離位致詞復位就坐茶
湯罷詹事初上參見拜皇太子答拜庶子等初上參見
皇太子受拜庶子諭德及講讀雖有坐受之禮止是五
禮定三師朝賀東宮儀上以東宮師傅皆勲舊大臣當
待以殊禮朝賀難同庶僚乃命考定其儀曰唐制羣臣

朝賀東宮行四拜禮皇太子答後二拜三公朝賀前後俱答拜近代答拜之禮不行而三師之禮不可不重今擬凡大朝會前期設太子坐於大本堂設答拜褥位于堂中三師賓客諭德拜位于堂前至日太子常服陞座三師賓客常服入就位北向立皇太子起立南向贊四拜太子受前二拜答後二拜乃退

尊號議

今上自親藩入繼大統興獻王王妃上所生父母也未

知所以尊崇之有以問於鏊曰如之何鏊曰禮有所屈有所伸屈者厭其重於大統則降其服降之者義也伸者推其愛於私親則隆其名隆之者仁也仁與義固並行而不悖也曰宋司馬光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其私親蓋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而曰隆之何也曰聖人制禮必兩全而無偏廢以大統而降其私親可也以大統而遂廢其私親可乎所後親也義莫重焉所生親也恩莫重焉恭愛之心加於所後於所生也

遂能不恭乎不受乎人子之心恐不若是恝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為天子父尊之至也孟子稱舜之大孝曰宗廟饗之舜承堯統而瞽瞍為天子父享宗廟之祀禹承舜統而祀鯀於郊瞽鯀且然而曰不顧其私親何也所謂不得顧其私親者乃魏明帝很愎之私心而可為萬世法乎曰宋英宗議尊濮王歐陽創為尊親之議當時譁然攻之以為邪說至於今皆非之而子敢是之乎曰稱親非也稱伯獨為是乎按儀禮疏衰為

所生父母報不曰不於其父母報也修謂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此言未可非也而光以為立文不得不然苟如光言欲沒父母之名則立文曰所後父母三年所生者䟽衰亦何不可乎光之議以漢宣為昭帝後終不加尊號於戾太子史皇孫光武自以元帝後亦不敢加號於鉅鹿都尉南頓君不知戾太子得罪武帝故無可爵之義若史皇孫亦稱悼皇考悼園置邑三百家光武起自民間欲上附元帝故所生不敢同於七廟而南

頓亦稱皇考況光武所謂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亦未可為後世法也先儒謂稱親固非稱伯亦未安要當別立殊稱而殊稱有未易定者若曰某國太王則固已為王矣又何以為尊稱乎今王之上惟有皇妃之上惟有后皇之稱遂同大統不可以為法也然則稱親不可稱考不可稱皇稱后皆不可則亦何以為稱乎予嘗反覆思之事有兩難而可以兩全者考之漢書師丹傳哀帝初尊定陶共王為定陶恭皇母為恭皇太后皆引藩國

之名以冠大號漢廷未有以為非而師丹以為合於禮其後董宏建議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而去定陶藩國之名丹始爭之以為非禮然則隆其名而冠以藩國之號此禮之得者也其獨不可行乎宋高宗傳位於秀王偁之子時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內批曰皇太子所生父末子在當時未聞以為非也今士一命以上皆欲褒封其親顧尊為天子富有四海而於所生漠然不顧豈人情乎曰追崇之禮有矣而

子無爵父之義如之何曰亦從其尊而已矣今忝儀禮之文酌古今之宜定謚曰興獻皇興獻后而以太皇太后之旨行之則於大統無干犯之嫌所生亦極尊崇之義其亦庶乎其兩全矣

昭穆對

有問於王子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父為昭子為穆三昭三穆以次而遷禮也其或兄弟相代世數參差禮之變也有不得如其常者如之何曰亦順其常而已矣

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次當昭乎同爲昭可也次當穆乎同爲穆可也而何參差之有曰是則猶爲兄弟也曰然然則春秋躋僖公何以譏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公羊傳曰譏其先禰而後祖則是以兄弟爲父子矣穀梁傳曰逆祀是無昭穆則是兄弟異昭穆矣胡文定公因之謂僖公父視閔公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不同其世一也曰不然父子兄弟天屬也人惡得而亂之而君臣所在乃或從而變焉兄爲君弟爲臣弟可以臣兄

未聞父乎兄也弟爲君兄爲臣兄可以臣弟未聞子乎
弟也閔公弟也僖公兄也而僖甞臣於閔則君臣之分
定而兄弟之倫易矣大事於太廟而躋僖於閔之上是
以臣而加君故春秋書躋以譏之而非父子昭穆之謂
也故范甯曰以昭穆父祖爲喻孔穎達曰閔僖不得爲
父子同爲穆耳今升僖先閔是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
今謂閔祖而僖父是以兄而父乎弟也以兄父弟逆人
且知其不可而謂春秋爲之乎且文定於此既以爲真

父子矣及仲嬰齊後歸父則引何休以為亂昭穆之序抑又何邪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既為之後則不得復言兄弟也曰禮兄弟不相為後弟不為兄後子不為父孫禮之正也然而或為之則亦不得已焉亦循其次兄終弟及而已倫不易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天秩之次也商人多兄弟相代陽甲至小乙兄弟相承者四世如各為一世而祧則小乙之祀不及其父矣唐之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

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各為一世而祧則懿宗之祭不及高祖矣吾以是知其决不然也晉賀循之議曰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昭穆父子位也若兄弟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哉温嶠亦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曾非禮文若一帝自為一世則禰有不祭是庶人之不若也故晉唐以來兄終弟及其禮皆然宋太祖太宗擬文武世室猶同為一世其後徽欽為一世高

欽為一世太廟九世十二室其倫皆不易也亦可見人心之所安天倫之不可紊矣曰兄弟一世則閒命矣其祭也猶同一室乎各自為室乎各自為室則武丁之世當為五穆懿宗之世當為四昭其地將無以容煩擾偏枯誠有如馬端臨所譏者曰亦同一廟而已禮兄弟共食則雖四世三世一廟可也何必創造為此紛紛乎同位異坐前代皆然曰同位異坐其次也如之何曰是有君臣之先後焉而年之長幼有不得論若世之同堂異

室以西為上者其亦庶乎其可也

震澤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震澤集卷三十四至三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王爾熙

震澤集卷三十四

明 王鏊 撰

雜著

春王正月辯

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曰周正月也建子非春而以為春為胡安國之學者曰以夏時冠周正書王正者存周之正冠以春示行夏之時之義也是為改月不改時夫改月不改時時則夏也月則周也上下不相值寒暑不

相蒙下之所系將安從從夏乎從周乎聖人書法不當如是之悖戾也為蔡九峯之學者曰商周所謂正朔者以是月為歲首朝會聘問頒歷授時於是始焉耳時不改月亦無改也詩言七月流火六月徂暑周禮正月始和呂覽月令中星皆與夏正合前乎商之建丑也其書即位曰元祀十有二月後乎秦之建亥也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曷嘗改乎是說也於經史合矣其如春秋之所書何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桓

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莊七年秋無麥苗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則何以為異而書之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又將何以通之且時月既不改矣孔子告顏淵何必曰行夏之時賈誼於文帝時何必請改正朔乎為孔安國鄭康成之學者曰商周之正朔非獨改月時亦改也後漢陳寵傳冬至陽氣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為

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成三統是說也於春秋所書合矣其如諸經有不合且天時人事有不便乎曰惟其不便故孔子不取不然何獨取於夏時哉是其說之不一儒者若之以為千古不決之論愚嘗反覆求之而得其說夫商周有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也安有不改月可改時獨不可改乎夫春夏秋冬之名安始哉亦聖人始名之建子之月一陽所始獨不可為春乎午

未之月陰氣所始獨不可為秋乎冬夏亦然商周既以是新天下之耳目而天下習於夏正已久且天時人事為順故行之官府則從時王之制民間所行猶多從夏春秋所書朝廷之正也諸經所載或因民間之舊乎汲冢周書云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且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周時二正實兼行之矣何獨民間哉曰是義也曷從受之曰受之孔子春王正月孔子之所書行夏之時孔

子所以告顏子也

獲麟說

春秋何以終於獲麟杜預之言曰感麟而作因以為終也予以為不然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道衰微孔子懼作春秋孔子傷當世之亂為萬世法戒而作春秋也豈獨為一麟哉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不作耶鄭衆賈逵服虔謂孔子自衛反曾修經已成麟感而至胡安國亦曰簫韶作而鳳凰儀春秋

成而麒麟至余又以為不然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傷不得致此瑞也孔子删詩定書繫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何所終耶且既為瑞矣又見獲於鉏商何哉然則春秋曷為以是終吾以為紀異也春秋書災不書瑞麟者聖王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跡于天下日食星殞地震山崩水旱霜雹六鷁退飛鸜鵒來巢多麋有蜮史不絶書斯時也麟曷為至哉不當

至而至焉茲瑞也所以為異也有年大有年祥也非所有而有焉則為異麟祥也非所至而至焉則為異楚狂之歌曰鳳兮鳳兮何徳之衰茲其麟之衰乎雖然麟為聖人出也為己出而傷焉孔子其有感乎吾道其終不行乎所謂吾已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河源辯

客有問河源者王子曰是非余所及履也雖然予以為必出於崑崙曰子何以知之曰予以理知之山與水同

原天下之山起于崑崙天下之水出于崑崙無疑也曰予不聞乎昔元世祖欲窮河源遣使行四五千里至吐蕃朶甘思西部有曰鄂端諾爾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此河源也踰崑崙二十餘日矣予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于海濵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

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乃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爾雅云河出崑崙虛色白幷千七百川色黄山海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西流注于大杅淮南子云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

雪山高五百由旬山頂有阿耨達池池東有恒伽河從象口出共五百河流入東海南有新頭河從牛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义河從馬口出共五百河流入西海北有斯陁河從獅子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北海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分流為諸水洛書曰河自崑崙出於重野逕積石為中國之河張騫云于窴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古書所紀先後一轍

豈皆不可信而元使獨可信乎曰為其得之親見也曰古之至人夫獨非親見鑿空以欺後世乎釋氏生於天竺穆王宴於瑤池夫獨非親見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誣乎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窴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為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且天竺諸國有身熱頭痛之坂縣度之阨熱風夏雪毒龍惡鬼

猛虎獅子之害元使亦嘗歷此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

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

上有醴泉瑤池淮南子載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

懸圃閬風十洲記謂弱水繞之上有金臺玉闕之類元

使亦嘗覩此乎雖其神怪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

於是不可誣也近有佛圖調者謂鍾山西六百里有崑

崙郭璞謂别自有小崑崙也則崑崙固非一乎曰崑崙

之逺近不一然則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

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寘之南山北流與葱嶺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故為之辯

性善對

秉之問於拙叟曰自昔言性者多矣至孟子而定至程子朱子而明後世言性者不能易也予亦有異聞乎曰

無以異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皆性善之謂也吾又何言乎曰性吾知其善也其所以善吾不知也子其有以喻之曰而欲知而之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曰性惟虛也惟靈也所謂仁義禮智

者安從生曰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鑑無有而能有其有者也曰性惟虛也惟靈也則惟其善者也而惡安從生曰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皺於澄淵則明皺於濁水則昏皺於汚穢則穢皺於澄淵上智是也皺於濁水凡庶是也皺於汚穢下愚是也故曰氣質異而性隨之曰朱子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天果物物而付之耶曰天地間偪塞充

滿皆氣也氣之靈則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亦隨其所受而不同曰所謂虛靈者果性乎是心也非性也曰子以心性為二乎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華也情者光華之發於物者也非有異也曰子之言性也與諸儒同而亦有不同焉者將非韓愈氏所謂雜佛老而言之者乎曰非也孔子曰心之神明是謂性

讀墨

始吾讀孟子而知楊墨之害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而拒之甚嚴已而讀韓昌黎集有曰儒與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則曰韓子排佛老者也胡進墨如是而以為疑及今得墨子讀之有所謂上賢明鬼兼愛非樂節用其詞循循然若與吾儒不異且動以大禹為准然後知韓之取之不為無據而頗疑孟子為過既

而思之古之所謂異端者非皆抗然與吾道為敵而自外於吾儒也其始蓋亦竊吾道之似以文其說特其用意過當有毫釐之差韓子蓋濶畧其毫釐之失而取之取之于以見韓之大孟子辨析毫釐之際而闢之闢之于以見孟之正二者皆不為無見而孟氏嚴矣然墨子又有所謂非儒者則抗然與儒為敵而自外於正則疑非墨之本文也蓋墨之徒相里勤五侯之屬為之莊子所謂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者予不然韓子安得取之

然其始不絕其流必至于汎濫墨之後有所謂佛氏者出焉熾然駕其説謂與孔子並且將舉天下而從之所謂涓涓不絕必為江河於乎吾于是而後知孟氏之慮之遠也

書皮日休集後

予觀襲美與魯望倡和跌宕怪偉真所謂兩雄力相當者及讀其集所謂文藪者亦多感慨激昂六箴有檢身勑己之志反招逐癘有抑邪扶正之志鹿門隱書有閔

時病俗之志七愛三羞有傷今懷古之志文中子碑配享昌黎請孟子為學科又幾于知道者及讀唐書則曰黄巢入關以為翰林學士朱子綱目亦書之驚曰襲美乃至是耶讀其文未嘗不悲其志壯其詞惜其遭時之不幸也守之不固也而以為恨曾不得與王維鄭虔為伍一日覽陸務觀渭南集曰襲美晚遯吳越死焉有子光業為吳越相四世孫公弼在慶歷閒名士也方吳越時中原隔絕乃有妄人造謗謂襲美隨節巢賊宋景文

喜取小說入正史公弼書欲辯之于朝不及而卒尹師魯皮子良墓志亦云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及錢氏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則其事益信矣於乎襲美千載之寃至是始雪矣不獨雪襲美之寃亦以雪吾儒之恥也曰南部新書亦載巢令日休作讖語有裹頭三屈律之語遂為所害何耶此亦傳聞之語也然亦可見其不屈於賊矣曰後之為史則何如曰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此春

秋之法也

答問

或問十二辰所肖何謂也曰是非吾儒之所講也雖然嘗聞之於人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子午卯酉則三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猪壁水貐亥也奎木狼婁金狗戌也胃土雉昴日雞畢月烏酉也觜火猴參水猨申也井木犴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火蛇軫水蚓巳

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氐土貉房日兎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曜分直于天以紀十二辰而以七曜統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

敢問納音何謂也曰天干地支互相臨遇則無專一之統故立納音之法猶律吕旋相為宫一音之中納五音焉十二辰納六十音猶宫商角徵羽旋相為宫而成六十音也律吕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甲子亦然甲子娶乙丑而生壬申壬申又娶癸酉而生庚辰庚辰又娶

辛巳而無所生者三元之義備天地之道於是乎止也相比而異其陰陽故稱妻相異而同其納音故稱子敢問納甲何謂也曰朱子曰是惟京房之法叅同契以之寓行持進退之候離為日坎為月坎離日月之正體也月離於日而有弦望自望至晦循環出没為八干之納甲以卦之陰陽消長為晦明陽而明陰而晦每月初三昏時月出庚故庚歸震初八上弦變震為兊變坤為震昏時月出庚故庚歸震初八上弦變震為兊昏時月在丁上故丁居兊十五變兊為乾昏時月在甲

上故月盈壬甲而壬甲從乾望後月生魄變乾為巽旦時月在辛上故辛歸巽二十三日下弦變巽為艮旦時月在丙上故丙歸艮二十八後變艮為坤旦時月在乙上故月没乙癸而乙癸向坤也所謂納甲者此之謂也

謫解

王子解内閣機務屏居洞庭之野客有自燕來者儼然造焉俯而賀仰而弔曰蓋聞士之生也皆欲有為以自見而患無其位有其位患無其具有其具患無其時大

夫致身黄閣秩躋一品位列三孤為百辟之具瞻與天子相唯諾有其位矣射策甲科養高中秘翺翔乎詩書之苑嚌嚅乎道義之原探隱賾則入於渺茫致廣大則窮乎灝噩有其具矣遭時承平奸璫盜政惡熟罪盈乘射隼之勢收豶豕之功有其時矣斯時也不聞有所建明用勸相我國家一旦括囊卷而懐之自遯荒野上負九重之知下孤四海之望意者其有遺行乎竊為大夫不取也王子起而謝曰唯然誠有之凡子之所以謫我

者皆是也我又何辭焉雖然予之所覩者時也所眛者勢也龍驤萬斛之舟得風焉朝三江暮五湖石尤為逆咫尺不能自致白羲緑駬之得康莊也過都越國追風逐電縶之於庭跛鼈先之干將莫邪之過佽飛也決浮雲絶地紀藏之篋笥則與寸鐵無異且夫强弱勢也難易時也為可為於可為之時易為可為於不可為之時難方天下有事也法制未立人人自便耕釣版築之賢販繒屠狗之徒皆得以自奮故曰易及其無事也民心

一矣奸雄息矣法制定矣社稷固矣中外相安循習故
事用一賢不見其為益用一不賢不見其為損俗漸敝
而不知法漸隳而不恤外有治平之名內有不測之憂
故曰難於手上下之不交也久矣以明主在上人思效
忠使得賜清宴之間承寬和之色發憤攄抒胸臆圖安
危於掌上列是非於階前上以安社稷下以庇蒼生誰
獨無志乎而動則關格狐憑城以獻妖蛟當道而肆螫
君之求治甚急也有障焉莫通於下臣之納忠甚切也

有障焉莫達於上一齊之傅不勝衆楚之咻一日之暴不勝十日之寒一人植之十人拔之如之何其可也是故以宇文黑獺之中才輔以區區之蘇綽猶能建制立法以垂後賈誼之經制范仲淹之才略值漢宋之盛不能更化以成一代之制豈才之不如彼哉勢則然也客曰吾聞之道無常體與時委蛇知者能因時以為勢隨勢以為功因時為勢則難者易隨勢為功則弱者強子産之相鄭也焚載書賂伯石卒以鄭安王猛之相秦也

斬樊世逐仇滕乃以秦霸小人在位吾力能去乎則乘傾否之勢如王猛之於秦不能去乎姑示包荒之量如子產之於鄭則亦何能為哉四凶在朝不害唐堯之治三豎在側不廢管仲之功王子曰不然吾聞之也薰蕕不可以同藏忠邪不容以兩立易之泰曰內君子外小人君子在內則君子重君子重則小人道消世所以泰也否曰內小人外君子小人在內則小人重小人重則君子道消世所以否也安危消長內外輕重孰從生哉

顧人君所以置之置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置之重則重置之輕則輕昔者申屠安坐而鄧通泥首宋璟庭立而昌宗匍匐呂端鎖閤而繼恩徬徨韓琦出檄而守忠黜맏重也權之所在也王嘉發憤不能去一佞倖楊震連疏不能去一乳媼蕭望之以師傅之舊困於石顯趙汝愚以貴戚之重阨於侂胄輕也權之所去也不識今之所謂重者安在哉在内乎在外乎在彼乎在此乎勢所不在而責其有為猶縶驥於庭而責其千里之步緤

鷹於韝而責其九霄之翔推舟於陸而責其濟川之功也而可乎且夫患得患失老而不止者貪夫之為也知止知足超然去之者志士之事也易貴見幾而作詩歌永矢弗諼故士有淵潛而避萬乘灌園而卻三公顏闔鑿坯而遁弘景掛冠而歸韓伯休隱名於藥肆申屠蟠滅跡於樹屋梅福潛蹤於吳市管寧投老於遼東裴相開平泉之莊白傅結香山之社此皆哲人不得已之為也吾將竊取之以為名若夫孔光肅容於迎謁胡廣飾

志於朝章陳咸乞靈於子公楊興假譽於君房子雲浮湛於莽賢執誼脂韋於伾文段頍事阿保以自通齊丘樹朋黨以自固吾誠不能與數子者並故默默甘守乎丘園

擬蕩平羣盜露布

天啟昌期溥示無虞之警神資睿算旋成不戰之功氛祲廓清華夷寧謐恭惟皇帝陛下嗣登天位獨奮乾剛掃一時怠玩之風振累世因循之習蠢玆羣盜敢爾逆

天安禄山之反相莫逃于壽先知管叔鮮之流言尚賴
成王不惑鴟鴞成性莫懷好音犬馬怙恩忽成反噬陛
下怒形文武之赫斯恩施乾坤之曠蕩網開一面計出
六奇置赤心于腹中推洪恩于望外故旌旗所指反側
歸心金鼓纔聞元惡授首兵車既動徒勞六月之師干
羽載陳奚俟七旬之格遂使燕齊趙魏四郊之狐兎都
無江漢淮沂萬里之波濤咸息此皆德符玄造謀協神
人羣策畢收愚罔遺於一得神謨默運道乃出於萬全

四門還穆穆之風萬姓覩平平之政臣職居下列目覩
膚公殄螗蜋以當轍車築鯨鯢以為京觀武歌七德遂
完保大之名壽祝萬年願進持盈之戒臣無任

重修善卷寺募緣䟽

靈山福地有邦之偉觀斷刻殘碑前人之遺蹟如其就
毁自合興修竊見善卷一寺𠃔自南齊國山有封禪之
碑離墨顯象獅之相柱存天篆礎紀唐年三李丞相之
所經營橋橫玉帶諸佛如來之所示現山接銅官雖靈

光歸爾而獨存顧遺像黯然而日黜鐘樓將壓佛閣半欹俾往蹟之漸湮乃行道之所隱伏莫仁人義士扶其顛而持其危庶幾剩水殘山圖其新而復其舊為一時之勝事種將來之福田其諸檀越具列如左來者續焉

賀平孝豐賊文

湖之孝豐丘壑巉巖草樹蓊薈寔有劇寇二姓曰湯許者據之謂天討之莫及敢王稅之靡供多納亡命潛懷異圖殺掠齊民燔燒官舍妖狐負城以跳踉脩蛇當道

而吞噬守土莫敢誰何當宁赫斯震怒遂勅廵撫蘇松等處都御史張公督師討之公乃檄浙江三司長貳各簡精鋭分路進討又命廣德室其後門太湖遏其前路東西部署遠近邀遮飛鳥翕翼而莫過奔鯨觸網而先覺已乃躬率大軍直壓賊境甫陳燕樂遂奪崑崙之關大建鼓旗徑出井陘之口賊始惶駭欲戰不敵欲竄不能旋伏道傍延頸受縛崛强心在四郊之横草都無飛走計窮一片之降旛斯樹公乃入其境撫其人豬其垣

瀦其室不遺寸鏃掃盪百年之氛不戮一人大開三面之網錢塘江上市肆不移天目山前謳歌如故朝馳露布夕降天書某等叨聯官次幸睹膚公昔者同其憂今也共其慶敢無詞以賀乎

震澤集卷三十四